



陌上桑 著



begin.....

青春很长，也很短。

没什么可怕的，只要你愿意去经历。

只要从开始之后，坚持到结束之前。

在开始之前

before

那些回不去的时光

我想写下来

趁我还记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陌上桑 著



在开始之前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开始之前 / 陌上桑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500-2210-2

I. ①在… II. ①陌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②诗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0918号

在开始之前

陌上桑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王俊琴 李梦琦
装帧设计	张诗思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/32 印张 8.75
版 次	201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210-2
定 价	29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125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：开始之后，结束之前

这是我的第一本书。它包含了我对高中生活的回忆。

谁没有青春呢。

我们都曾站在青春的玻璃橱窗前，看着柜台上琳琅满目的梦想，却不知道哪个才是自己想要的。

很多人喜欢看故事，可我却没有太多太好的故事可以讲。有位专业写故事的朋友曾开过一个玩笑：如果学生们读过的的书本和写过的试卷能变成故事，那它们连起来可能绕地球不止一圈。

可惜不能。

而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既不能算小说，也不能算散文——想来想去，就暂且把它们当作一些对高中时代的细碎记忆吧。

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些文字里找到共鸣，但我相信只要有那么几句话让你发现，“原来我也曾这么想过，也经历了这么一段时光”，那就是莫大的幸运。

经历过高中的人，都会把对这段时光的爱与恨转变成记忆，即使嘴上百般不愿意再提及，心里也没有真正后悔过。

在提及高中生活之前，我想先谈谈我在上高中之前的日子，以及之后的那些时光。

我以中考倒数第十的成绩进入了我的高中。

高考之后，我作为全校的第二名，进入了暨大最好的学院之一。

现在的我正坐在暨南大学的校园里，写下这里的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。

三年前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考进这所大学。

现在再回头环顾高中的校园，这里几乎就是高考前我们生命的全部。

不大，也不小。大得似乎框住了每个生命里不住萌发的躁动，小得可以低头抬头对一切都熟视无睹。

有人说，语数英不能决定你以后买菜时要买什么，但它们很可能决定你以后在哪儿买菜。

是啊，高生日复一日地考，没日没夜地学。

可就算是没日没夜的生活也能有所抉择。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了成为自己，而不是成为别人。

在高中这座青春的熔炉里，不论真金白银还是废铜烂铁都会被锻打焚烧，熔化再造。

那驱赶着每个人的火光，炽烈似盛夏。

至于最后锻造出的是什么，我们知道，也从未真正知道过。

这里强调对与不对，是或不是，能和不能。但这里也同时存在

着秩序和反叛。

如果意志不够坚定，又不够机灵，这里就会变成青春和希望的坟墓。

也许高考本身除了分数之外不能带给我们什么，但是冲过这个终点前的任何一秒——坦途大道也好，坟墓也罢，都是人生中再不会有的记忆。

只有愿意不愿意，没有可能不可能。

因为，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，一切都可以改变，一切都值得改变。

三年，九千四百六十万零八千秒。

青春很长，也很短。

没什么可怕的，只要你愿意去经历。

只要从开始之后，坚持到结束之前。

恰似席慕蓉在《青春》里写到的那样：

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

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

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一个开始

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

上篇 · 高中的天空

在开始之前·····	3
高中的天空·····	9
盛夏的味道·····	15
泡面，洗澡水·····	19
推倒艺术·····	25
水杯 · 牛奶瓶子·····	30
食货记·····	34
飘·····	46
八刀杀人·····	55
羽毛球，羽毛球·····	71
白玉楼·····	79
“斯基曾说过·····”·····	86
别说话，深呼吸·····	93

高 徒.....	99
合群之马.....	113
十三天.....	120
没有，太多故事.....	188

中篇·杂札

青春不可承受之轻.....	203
清风，明月，酒.....	207
爱情和感情说.....	213
成 瓷.....	220
长 安.....	225
才和性.....	229
琴 师.....	236
诗与谁.....	244

下篇·诗歌

诗和词.....	255
醒.....	256
碎 念.....	257

长 大..... 258

一 定..... 260

考 试 铃 261

茶 楼..... 262

母 亲..... 263

凰..... 263

信 徒..... 263

荷 马..... 264

在结束之后..... 266

上篇 高中的天空

在开始之前

我出生在1997年的深圳，第二人民医院。

还没有记事之前发生的事在这暂且不论，那是别人的记忆。

记忆是个加工品，自己加工的，才适合自己。

我记事比较晚，记得最清楚，也是最早的事，就是在小区前面的莲花路上，拉着我妈的手过马路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街道上还没有红绿灯，两条马路之间也没有绿化带，只有一条横亘的水泥墩子隔开街的两边。对面的人估量了一下车况，开始向这边走，这边的人看到对面的人走了，便也急匆匆地往对面赶。

我最初的记忆到这里就断片了，最后一个画面就是那条水泥墩子。

后来上了幼儿园，升了小学，我就开始关心周围的世界，是用原始暴力的手段——动手。大概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，我当过孩子头，打过群架，拿石头砸过人，还在公园里让一排同龄孩子站好，一个个过来摔跤，摔一个又一个。

再后来，我变得乖了不少，原因是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愿意让我当小队长之类，而我又愿意从此安分守己不再闹腾。

“我还是想从基层做起。”我记得当时我这么对班主任说。

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读五年级时，回到老家西安，在长安大学附小上了半年学，经历了一场南方最寒冷，北方也罕见的冬天，之后大病一场，知道安分了。

其实孩子们大体都是这样，在生活的不平常里慢慢都学会了老实听话。

在北方的半年里我学了一篇周涛的《巩乃斯的马》，学完之后感触颇多，尤其读到：

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奏出鼓点，悲怆苍劲的嘶鸣、叫喊在拥挤的空间碰撞、飞溅，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，扭住、缠住漫天雨网，和雷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。而这一切，得在飞速移动中展现，几分钟后，暴雨停歇，马群消失，那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一下不见了。

我久久地站在那里，发愣、发痴、发呆。我见到了，见过了，这世间罕见的奇景，这无可替代的伟大的马群，这古战场的再现，这交响乐伴奏下的复活的雕塑群和油画长卷！我把这几分钟间见到的记在脑子里，相信，它所给予我的将使我终身受用不尽……

当时每天负责送数学作业的我特地给语文老师写了一篇学后感叫《马魂》，老师看后甚赞，可惜已散失不见。

过了半年我回到深圳，当了班长（班长众多），又开始主持小学里每周一的升旗仪式，整个人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有什么驱使自己去做事情，后来知道那叫责任感。此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，每周我都风雨无阻，从床上蹦起来，穿好当时认为很帅气的学生礼服，提前半小时从家里跑到小区另一边的学校，和我的同班搭档一起守着主席台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觉得在人前发言不是什么难事，起码不觉得害羞。

在小学最后的一年里，我写起了相声剧本，从一开始的单口到对口，最后到毕业典礼上的群口，一直都有一群同学支持我所谓的“创作”。那些现在看来要犯尴尬症的段子、捧哏和逗哏，在当时还让我扬扬得意了很久。

最后我升上了小区里的北环中学，完成了从学前到小学，再到中学的“小区全套教育”。

初中，对我来说是人生目前为止最难熬的时期。

也可能是最幸运的时期。

我被分到了重点班。年级总共十个班，两个重点班，我被分到了平均成绩最高的一个。

班主任，男，资深英语老师，对我们比较严厉，我们敬称其“老大”。“老大”一丝不苟甚至近乎严苛的教学模式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，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进入高中还在啃着以前的

底子，并能轻松自如地应付了高中课程。

当时，有一门前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先生主编的课，名曰“科学”，实际上是生物、物理和化学基础知识的大杂烩。教我们这门课的是年级长。

我对朱清时先生本人倒是十分尊敬，毕竟教育界有胆量应钱学森之问的人不多，朱先生不但有胆量回答，而且确实付诸了实践。

不过我对这本《科学》倒是十分地不感兴趣，只是成绩还过得去。

我在这期间遇到了人生中最强大的敌人——数学。我的数学成绩在班里时常垫底。我们班的考试都是由老师亲手发卷，一边发一边飞快地报成绩。

每到发数学试卷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没底，只要听到一连串的“张三，98”“李四，90”诸如此类的声音，我就知道自己的肯定在那沓试卷的底下，起码倒数五张。

“考得辣么差！”数学老师是江西人，我们习惯叫他“老陈”，是一个嗓音洪亮得喊一嗓子上下两层楼都发震，梳着性感的大中分头，习惯拿着一把一米长的教尺讲课的中年男人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要迎着周遭各异的目光上台去领我的试卷，最开始的几次我在心里打气，心想这算什么，下次考得好就行了。

期待下次，往往是再一个下次的开始。

如此反复之后，也就慢慢习惯了，我常是不紧不慢拿了试卷，

拿个小本写写错题，最后靠在椅子上背古诗词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位语文老师的一句话：“万恶之源在语文。”

所有科目都要用到语文，一切审题都逃不开语文水平。

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老师教着教着就骂起学生的语文，说学生语文没学好，不能领会题目要领。

事实上一道题里老师的引导占了五成，学生自己的理解占三成，语文水平最多占两成。

我从初二开始有相当一段时间进入了叛逆期或者是厌学期，长时间请假不去学校，甚至最严重的时候连着旷掉了一场期中考。班主任劝了几次之后基本放弃了，我也并没有什么触动，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，除了看小说就是打打游戏，有时写写诗。

那种很矫情的诗，现在读起来还会尴尬症发作。

我记得自己用一个月的时间啃下了家里半面墙的书，有的是闲书，有的是影响我此后许多年的好书。

我们无法判断读一本书对自己是否立刻生效，是否能立刻变现成为技能、学识和财富。但至少我们在很久之后再谈起这本书，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嵌入自己身体里某个角落的一点点温度。

而一个人正是因为读过许多书，去过许多地方，经历过许多事，他的躯体才会拥有聚少成多的温热，永远温暖着自己和别人。

我的语文老师姓蔡。

有一天她告诉我，有一场市里的作文比赛，她多争取到一个名

额，让我来学校。比赛那天下午，在校门口遇见了同班同学，我说我就是去比赛的，然后避开同学诧异的目光，上车绝尘而去。

我记得那场比赛自己写了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内容，题目类似“内儒外道，佛法精妙”，其余细节已经记不清了。

后来某个周一升旗的早上，全校通报说我得了一等奖。虽然之前也得过几次叶圣陶杯的全国奖，但这个奖始终让我心里沉甸甸的。

从那时候开始我有了自信，从初三开始老实学了一年。

然后过了百日冲刺，参加了中考，语文拿了市里前百分之五的成绩。

当然，那已经是后话了。

没错，我也犯过大部分人在初中二年级前后会得的病。

但好在老师们没放弃治疗。

我没放弃努力。